

再见

天使

バイバイ
エンジェル

Kasai Kiyoshi

拉鲁斯家杀人事件

013967896

I313.45
741

再见，天使

(日)笠井浩 著
简之 译



I313.45

741



北航

C1675583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BYE BYE, ANGEL (THE LAROUSSE MURDER CASE)

by Kiyoshi Kasai

© 1979 Kiyoshi Kasai

The third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5 by TOKYO SOGE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OKYO SOGE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见, 天使 / (日) 笠井洁著; 简之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133-1314-8

I . ①再… II . ①笠… ②简… III . ①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8910 号



再见, 天使

(日) 笠井洁 著; 简之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邹 璿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一版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314-8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图一 巴黎市略图



警官都是罪犯
罪人才是圣者
头其实是尾巴
对，我就是魔王路西法
想找点束缚好让我挣脱

——米克·贾格作词 *Sympathy for the Devil*

图说市景日一第

目录

1	序章 来自马德里的信
27	第一章 维克多·雨果街的无头尸
72	第二章 蒙马特街的阁楼房间
121	第三章 卢森堡公园的雾
171	第四章 拉马克街的真相
201	第五章 布洛涅森林的尸体
229	第六章 圣杰克街的恶灵们
275	终章 来自比利牛斯山的信

人物简介

伊文·德·拉布南	旧贵族的家主
安德烈·德·拉布南	伊文的长子
马蒂尔德·德·拉布南	伊文的长女
约瑟夫·拉鲁斯	德·拉布南家的佃农
珍妮特·拉鲁斯	约瑟夫的长女
奥黛特·拉鲁斯	约瑟夫的次女
乔瑟特·拉鲁斯	约瑟夫的三女
安托万·莱特尔	珍妮特的儿子
吉伯特·马修	安托万的友人
克莱尔	奥黛特的丈夫
杜鲁瓦	克莱尔的生意合伙人
弗洛萨尔	律师
玛丽·巴特	拉鲁斯家的女佣
勒内·莫格尔	司法警察的警督
娜迪亚·莫格尔	勒内的女儿
让-保罗·巴尔比斯	警司
阿兰·利维耶尔	巴黎大学教授
矢吹驱	神秘的日本青年

序章 来自马德里的信

春天来了，我二十岁了。

五月的巴黎依旧荡漾着透明的阳光和轻柔的微风，但她已经不能像去年一样让我喜悦了。我成长了少许，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惬意嬉闹，不再对事物单纯地妄下结论了。路西法之冬，在不为人知的深处将我改变了。

教室里的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度假的话题。再过不久，我应该也会起程前往地中海的海滩。闪烁着白光的大海，盛夏的太阳的光辉，但愿能冲淡我对案件的伤痛回忆。

二十岁的生日礼物非常豪华。爸爸想激励案件发生以来抑郁不振的我，他送给我的，是绽放着蔷薇色光泽的、可爱的雪铁龙小型新车。

得到垂涎已久的雪铁龙·玛丽^①，我兴奋得几乎不能呼吸。那塑

^① Citroën Méhari，世界最早使用树脂制作车身的量产车，生产区间为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八年。

料质感的车身反射着特有的柔滑光泽，设计华丽、轻盈，让我陶醉不已。

我穿上白色的麻布长裤，随手披上一件充满男性气质的、跟裤子相配的夹克，里面只有一件青白条纹的T恤。脖子上紧紧地系着廉价又夸张的黄色丝巾，配上同色系但深浅不同的布鞋，往头后斜戴一顶稍大的鸭舌帽。

敞开车篷，我开着玛丽在车道上飞驰。青年们艳羡的视线愉快地刺激着我的侧脸。我一边陶醉于缠绕在头发上的柔风，一边向青年们回以梦一般的微笑。转瞬之间，车子已经抵达了郊外的湖畔。

坐在树荫下的草地上，感受着清凉湖面吹来的柔和的风，我开始跟透过树梢眨眼的阳光嬉戏。身心愈发轻松，封闭的心扉渐渐敞开。

就在这时，昏黑、邪恶而莫可名状之物又开始蠢蠢欲动，意欲将我捕捉。它扬起了自信的魔爪，趁我陶醉时乘虚而入。我愕然发现，自己又开始茫然地回想那起应该已经远去的往事。惊愕之余，傍晚已变得冰凉的风让我打了个冷战。我仓促地站起身来，快步向车子走去。但是记忆之魔一旦在脑中浮现，总是不会轻易地被驱逐的。

我紧握着方向盘，委身于泉涌的记忆之潮，不得已地开始回想。面对上浮的记忆碎片和场景，一开始我还略带抵抗，后来几乎变得忘我地主动搜集起来。这时，首先浮现的，还是去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是的，对我来说，拉鲁斯家的事件就是从那寒冷的一夜开始的，地点是利维耶尔教授的公寓。

“娜迪亚，你读读这个。”

“这是什么。”我瞟了一眼安托万手指间夹着的一张纸片。

“恐吓信。”安托万回答。他嘴角浮起一贯的嘲讽似的浅笑，但

眼神却不带一点笑意。

大学已经放假了。昨晚，有段时间没见的安托万打电话约我。我在指定时间来到利维耶尔教授家里，安托万已经先行抵达了。除了他，还有据说是他在巴斯-比利牛斯^①的同乡友人吉伯特和马蒂尔德。三人聚拢在利维耶尔教授的身边。

我被女佣带到教授宽敞的书斋里，还没来得及坐下，安托万就把一张纸片伸到我的面前。

我接过纸片一看，上面打印着这么一节简短的文字。

近日归国，审判即将降临，留心。I

没有署名，取而代之的是用大号字体打印的红色的字母“I”，仿佛是落在白纸上的一滴血。

“……父亲果然还活着。”马蒂尔德的语气里满是焦虑。

“我没法相信啊。”吉伯特说。

“你认为这是伊文的信吗？”利维耶尔教授向马蒂尔德问道。

我和安托万·莱特是阿兰·利维耶尔教授的学生。年届六十还是单身的教授的家里，有种莫名的轻松惬意的气氛，我们经常拿这位声名显赫的哲学家的书斋当集会场所。这位身材高大、一头银发，有着迷人的碧眼和顽强的方形下颚的老人，也从来不会拒绝我们的到访。

吉伯特·马修正为成为法律家而学习，马蒂尔德·德·拉布南是戏剧系的学生，两人都跟安托万来自同一个村子。我是通过安托万跟两人认识的，彼此之间是那种见了面会打声招呼的交情。另外，

^①法国旧行政区名称，现已更名为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位于法国西南部。

本应已经去世的马蒂尔德的父亲伊文·德·拉布南，听说是利维耶尔教授多年前的好友。

马蒂尔德有着一头泛着白色光泽的金发，气质优雅，容貌端丽，气质中略带阴郁，却更增添了她的魅力。平时虽然穿着朴素，但她那舞台演员般训练有素的姿态和优美的身段，只要漫步在大学校园里就自然会吸引男生们的目光。

时节是圣诞将近的寒冬，但房子里头的暖气却让人微微出汗。

“这是两三天前送到我姨妈奥黛特家里的，邮戳是马德里的。当然，没有写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我觉得只是什么人的恶作剧而已，但是奥黛特的态度有点怪，她好像在害怕什么。”安托万说道。

“就算这是伊文来的信，为什么会送到你姨妈那里呢？”教授面带猜疑地回问。

“这是有原因的。教授知道父亲最初去西班牙时的情况吧？”马蒂尔德一脸真挚的表情。

“嗯，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伊文跟我直到高中时都还在一起。他为了到巴黎求学，离开了你们地处深山的乡村。他来自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但家里人决定还是要让他去首都接受教育。

“伊文是个性格活泼、酷爱游玩，而且还才华横溢的美少年，就像把汤姆·琼斯^①和法布里斯·戴尔·东果^②融合了一般魅力四射。他是对古典艺术采取攻击态度的超现实主义，把与法西斯的街头冲突当成运动来消遣的行动派托洛茨基^③主义者，与此同时，他还是

①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的作品《汤姆·琼斯》中的人物。

②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的作品《巴马修道院》中的人物。

③托洛茨基（Trotsky, 1874—1940），前苏共领导人、革命家、政治理论家，认为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永久革命，属马克思主义中的左翼。托洛茨基主义者简称托派。

个年轻的、决心把这都市所提供的一切快乐贪婪地吞噬殆尽的享乐主义者。反抗第二帝国的“两个B”，即布朗基^①和波德莱尔^②，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当然，我们是至交好友。然而西班牙战争一爆发，他就放弃了大学入学考试潜入了西班牙，为的是能够加入共和国政府军，与法西斯叛军决一死战。”

“父亲在暑假回到村子后，马上就拿起祖父的猎枪和在前次大战中战死的伯父的军用手枪，从后山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去了西班牙。但他不是一个人，他带着一个德·拉布南家的佃农——约瑟夫·拉鲁斯，三个女儿的父亲——一起去了。”

“这个约瑟夫就是我的祖父。”安托万接下了马蒂尔德的话，“约瑟夫有三个女儿，大女儿珍妮特是我的母亲，二女儿奥黛特和三女儿乔瑟特，就是我住在巴黎的两个姨妈。”

“共和国战败，战争结束，伊文回到首都继续学生生活，但旋即又被动员参加了与德国的战争，在战斗中负伤，被俘了。”利维耶尔教授感慨良深地说，“可是他又逃离了收容所，潜入巴黎，加入地下抵抗组织并成了其中的一名领导者。直到战争结束的翌年，他才放下抵抗任务的重担，回到故乡。”

“是的，但是当父亲不在的时候，村子里发生了一个小事件。约瑟夫从西班牙回到村子之后，声称父亲赠予了他德·拉布南家所拥有的一座山，德·拉布南家只剩下年老的祖母一人，面对文书齐备

①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 1805—1881），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②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等。

的约瑟夫，谁也没法做出反抗。”马蒂尔德说完，安托万接着说下去：

“战争快结束那年，约瑟夫从巴黎叫来了一个名叫克莱尔的矿山技师。他坚信自己到手的那座山里有矿藏。但是，第二年的某天晚上，约瑟夫突然原因不明地失踪了。紧接着，村子里谁都不曾相信的矿藏还真的被发现了。战后第二年，我的姨妈奥黛特带着妹妹乔瑟特上京，以矿藏的所有权为嫁妆嫁给了克莱尔。听说，长女珍妮特是以养育年幼的小妹乔瑟特为条件，才把矿藏的权利全部让给了妹妹夫妇的。珍妮特留在村子里，跟一个叫莱特尔的青年结了婚并生下了我。但随着丈夫意外身亡，她去了图卢兹工作，之后好像就在那里病死了。从小失去父母的我由伯父收养，跟堂兄弟们一起长大，直到进了巴黎的大学，才第一次跟姨妈们见面。”

“战争结束的翌年伊文回到了家乡，”利维耶尔教授用求证的口气说，“莱特尔的姨妈们出发前往巴黎，还有约瑟夫的失踪，都是发生在同一年吧。问题是……”

“对，问题是，”马蒂尔德用焦急的声音插嘴说，“父亲回来之后有没有时间跟安托万的姨妈们一起待在村子里。”

“这个时间，是有的。马蒂尔德的父亲是一月回来的，约瑟夫的失踪是在二月，然后安托万的姨妈们离开村子的时间是那一年的三月。”吉伯特首次开口。

“教授，您明白我是怎么想的吧？”马蒂尔德的语调无比真挚。

“时隔十年回乡的父亲，跟奥黛特她们的父亲之间，围绕那个矿藏的所有权一定发生过什么争执。要是奥黛特她们当年是无视父亲的主张而去了巴黎的话，她们害怕这封信的理由也就一目了然了。父亲还在世，要翻财产问题的旧账，她们怕的就是这点吧。”

短暂的沉默过后，教授徐徐开口了。

“马蒂尔德，你是不了解你的父亲才会这么想。你的父亲实在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高洁青年，不是那种为了一点琐碎的财产问题，隔了二十年还威胁别人的人。马蒂尔德，你考虑一下伊文的经历就明白了……”利维耶尔教授从正面凝视马蒂尔德的双眼，语气坚定地说，“伊文·德·拉布南从高中起就是《革命的超现实主义》同人刊物的作者。伊文每次写诗发表，都在首都的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掀起赞叹的狂潮。兰波^①再世，这样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就像兰波与巴黎公社的相遇一样，伊文跟西班牙革命相遇了。他义无反顾地跳入了革命的熔炉。知道在比利牛斯山麓与法西斯反复展开殊死搏斗的罗莎·卢森堡^②大队吗？他就是那里最年少的士兵。”

“然而，从他身上夺走诗作的，是革命败北的经验呢，抑或对青春消逝的自觉呢，我就无从得知了。总而言之，伊文没有选择非洲的沙漠，却把自己流放到了更为阴冷、残酷的人际沙漠——非法的地下生活。战争结束了，当我们都沉醉在和平解放的气氛中时，他舍弃了作为抵抗运动领袖所能带来的一切地位和名声，独自一人重归故里。那时的他，对到车站送行的我这样说：

“阿兰，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伊文的战争是阴暗的、严酷的，他回乡的目的，是为了投身在西班牙继续着的地下抵抗运动。在国境一带，他组织了支援西班牙抵抗者的后方基地。然后距今约莫二十年前，他带着组织的任务，跨过群山潜入西班牙，过了预定的日期也没有回来——应该说，他

①兰波 (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 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②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社会主义哲学家及革命家，德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

一去不复返了。我跟友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结果都如石沉大海。有关伊文的一切消息，无论是被捕、入狱、审判还是行刑，在西班牙的官方记录里都没有留下记载。恐怕他是被秘密处决了，要不然就是未经审判入狱，死在狱中了。事到如今，除此之外也别无可想了……”

“不过，父亲也有可能熬过了二十年的牢狱生涯，活了下来啊。”马蒂尔德咬紧双唇，小声地反驳。

“……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考虑到其他先例，还是应该认为他已是故人了。”利维耶尔教授的语调很沉重。“马蒂尔德，再小的可能性你也愿意去相信，这份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像伊文那种勇敢、高洁又傲岸的男人，不可能为了多少的金钱利益去恐吓、威迫别人。如果有从狱中寄信的机会，收信人不是作为女儿的你，也应该是身为好友的我。马蒂尔德，我很遗憾，但这封信不可能是伊文写的，你也早点儿放弃这种念头为好……”

片刻的沉默笼罩了现场。在马蒂尔德跟利维耶尔教授交谈之间，安托万嘴边浮现起嘲弄般的微笑，吉伯特则是带着悲痛的表情沉下了脸。

安托万身材高瘦，面容纤细，但老是一脸反抗似的、满不在乎的表情，好像摆出这种表情是他的义务一样。吉伯特身高中等，体格健硕，留着粗犷的络腮胡，性格却很温和，拜那沉稳厚实的人格所赐，他经常显得比安托万年长很多。

“安托万，”我小声跟他说，“你姨妈的生日不就是下星期吗？让我也参加生日晚会，行吗？”

“没问题啊。吉伯特和马蒂尔德也会来的。你来了，奥黛特也会高兴的。”

我对利维耶尔教授和马蒂尔德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对那封恐吓信也是。我恨不得能快点见一见安托万的姨妈们，所以立刻做好了安排。

留下马蒂尔德一人在利维耶尔教授的家中，我们来到圣米歇尔广场，安托万和吉伯特说有什么事，匆匆消失在人群里，丢下我一个人。我还想多打听点恐吓信的详情，对安托万这样来去如风的态度有点生气。为了躲避北风，我独自一人走进了附近的咖啡店。

咖啡店里的暖气太强，热浪让肌肤不快地流汗了。我脱下外套，摆在身边一把椅子上胡乱摆放的外套旁边，在窗边的座位坐了下来。我身处的是一间有着“Depart（出发）”这么一个魅惑名字的咖啡店。我会不时光顾这么一间平凡而没有什么特色的咖啡店，可能只是被这个名字吸引了吧。

窗外的天空已经渗满了夜色。气温很低，这是冷彻骨髓的夜晚。圣米歇尔广场的道路上人潮涌动，人们都立起外套的衣领，缩起肩膀快步走过。因寒气而僵硬起来的面孔，被北风掀起的外套下摆，在口袋中摩擦取暖的手指，还有缠绕在脸旁的乳白色的气息，这么一幅隆冬的繁华街市夜景，在街灯和商店橱窗的映照下朦胧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店内充斥着让人流汗的热气，客人还在络绎不绝地拥入。现在还不是游人如织的季节，大部分客人都是在归家途中想来尝一杯餐前酒的上班族和学生。为了对应客流，穿着黑色制服的服务员们穿梭于餐桌之间。他们手捧的托盘上，大小的茶杯和玻璃器皿互相碰撞，哐当作响。此起彼伏的话语声融汇成一片浊音，与店中的热气交织在一起。取出来的想读的书，被我随手放在空了的咖啡杯和肮脏的烟灰缸之间，就算打开书本，那里面有的，也只是些跟我没有关系

的文字的罗列。

无聊乏味的我，脑中依次浮现起居住在拉丁区^①的朋友们的面孔。时间还早，我还不想就这样回家。透过咖啡店的玻璃窗，能看到奥菲布河的对岸。到爸爸那里坐一坐吗？可是想到警察局那阴冷的走廊，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跟安托万和吉伯特不同种类的朋友，我也有。那些是我恋爱游戏的玩伴，以汽车、迪斯科和度假为主要话题的粗浅交情。对，比如说现在对我神魂颠倒的皮埃尔，就不用担心约不出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今晚要跟皮埃尔在圣米歇尔广场后街的迪斯科舞厅狂欢，总还是感觉到有点提不起劲来。

就在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奇妙的青年。对约这个青年出来的新想法，我不禁雀跃起来。我走到咖啡店地下的电话室，拿起听筒，贴到耳边。

接电话的老婆子以一副粗暴而不耐烦的口气，说了声等等。“要不是 *Monsièur Yabuki*^② 是个亲切的日本人的话，我才不帮你转电话呢。”小声的自言自语声之后，开关门的声音、攀登楼梯的脚步声接连从听筒中传来。一想到这老婆子要一直爬到阁楼上，我就有点开心起来。肯定是个胖得圆滚滚的、满嘴怨言、性格恶劣的老婆子吧，运动一下对身体正好有益呢。我这么想着，忍住了笑意。

接电话的日本青年似乎在考虑。短暂的沉默之后，他答应了我的邀请。我们约定三十分钟后在新桥的铜像前见面。

① 巴黎大学林立，学术和艺术气息浓厚的一个区域，历来为文人墨客及其笔下作品所宠爱，一九六八年巴黎学生运动时也成为风暴中心。

② 即矢吹先生。